



官
學部通辯
後編
二

13
3432
2





學部通辯後編序

或曰。子所著學部通辯前編。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。乃復有後編之作者。何。曰。前編明朱陸之異。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。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。非徒異於朱子已也。以其異於聖賢也。異於聖賢。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。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。非徒異於聖賢已也。以其溺於禪佛。而專務養神一路也。溺於禪佛。而專務養神一路。雖欲不異於聖賢。不可得矣。嗚呼。養神一路。象山禪學之實也。異於聖賢。異於朱子之實也。而近世學者不察焉。相率而

學下有尊字

輕信其自大之言曰。陸氏之學。德性也。陸氏先立乎其大也。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。援儒以入佛也。借儒以掩佛也。有許多弊也。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人謾。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。至今猶不覺悟也。嗚呼。陸氏之學。爲塗爲蔽。已數百年。學者見聞習熟矣。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蔽。如塗塗附焉。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。其難反之勢矣。驟聞區區此論。未有不愕然以駭者。志道君子。但請毋貴耳賤目。虛心細閱此編一過。則將先張之弧。後說之弧。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。或猶不然。則此編奚翅覆

重下有有字

瓚。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叙。

東筦陳建著

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重校

此卷所載象山師弟作弄精神。分明禪學。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。此爲勘破禪陸根本。

朱子答許中應書云。世衰道微。異端蠡起。近年以來。乃有假佛釋之似。以亂孔孟之實者。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。常欲學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。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。然後爲得。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。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。修己治人之際。乃與聖賢之學。有大不相似者。左

乃下有亦字

右於此無乃惑其說耶。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。都無意見。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。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。其說甚詳。試取一觀。則其來歷見矣。朱子文集朱子曰。金溪學問。真正是禪。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。所以看他不破。只某便識得他。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。亦可粗見大意。朱子語類

按陸學來歷。本假佛釋。故必先識佛學。然後陸學可辯也。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。亦看他不破矣。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為證。以此也。大慧語錄。楞嚴圓覺。皆禪宗佛要。

之下有底理
寧象山之大
字
無是字

也。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。謂讀近歲佛者之言。則知其源委之所在。此事可笑。非面見極談。不能盡其底裏。愚為此編。正是代朱子極談。以盡象山之源委。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。下文精神之說。正是象山源委所在。故首陳之。

朱子曰。佛學只是弄精神。

又曰。禪學細觀之。只是于精神上發用。並朱子語類

又答潘恭叔書曰。釋氏之病。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。

又答連嵩卿書曰。為此說者。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

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。即便自爲己性。把持作弄。到死不肯放舍。謂之死而不亾。釋氏之學。本是如此。今其徒之黠者。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。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。雖若混漾不可致詰。然其歸宿實不外此。並朱子文集

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。所貴修鍊精神。以至爲佛。其言正與朱子合。或曰佛氏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。何也。曰精神卽心也。心者精神之舍。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。則皆精神之發也。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。遺事物。屏思慮。專虛靜。無非爲修鍊精神計。及其

積久也。精神凝聚澄瑩。豁然頓悟。則自以爲明心見性。光明寂照。神通妙用。廣大無邊。一皆精神之爲也。漢書之言。朱子之論。得其要矣。象山之學。何莫非原於此。陸子曰。精神全要在內。不要在外。若在外。一生無是處。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。纔一霍便散了。某平日如何樣完養。故有許多精神難散。

人精神在外。至死也勞攘。須收拾作主宰。收得精神在內時。當惻隱卽惻隱。當羞惡卽羞惡。誰欺得你。誰瞞得你。見得端的後。常涵養。是甚次第。

學書通辨 三
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。不得閒說話。漸漸好。後被教授教解論語。却反壞了。

朱元晦泰山喬嶽。可惜學不見道。枉費精神。遂自擔閣。因歎學者之難得云。我與學者說話。精神稍高者或走了。低者至塌了。吾只是如此。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。然吾亦只有此一路。

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。先生曰。吾亦只有

此一路。並象山語錄

按象山講學。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。其爲禪學無所逃

矣。象山每以孔孟爲辭。今攷魯論一部。孟子七篇。未聞有一言及于精神。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。乃專務之。象山之情昭然矣。下文反復辯証。益詳益明。

按孔叢子有云。心之精神是謂聖。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。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僞作。鄙陋之甚。理既無足取。而辭亦不足觀。陸學一派。乃以與其禪見偶合。尊信而專主之。不亦誤乎。按莊子曰。神全者聖人之道。又曰。精神聖人之心。觀此則作孔叢子。當是莊列者流。

朱濟道說臨事疑恐。做事不得。陸先生曰。請尊兄卽今自

立正坐拱手。收拾精神。自作主宰。萬物皆備于我。何有欠缺。當惻隱時。自然惻隱。當羞惡時。自然羞惡。當寬裕溫柔時。自然寬裕溫柔。當發強剛毅時。自然發強剛毅。象山語錄朱濟道與人書云。陸先生所以誨人者。深切著明。大概是令人求放心。學者相與講切。無非此事。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。令人仰歎無已。其有意作文者。皆令收拾精神。涵養德性。根本既正。不患不能作文。象山年譜又曰。千古聖賢。只是辦一件事。無兩件事。象山語錄佛書云。惟有一乘法。無二亦無三。又云。惟此一事實。餘

二則非真。文殊曰。善哉。無有言語文字。是真入不二法門也。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。以爲求放心。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。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耶。

陸子曰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。然用力甚難。仲弓精神不及顏子。然用力却易。然顏子精神高。既磨礪得就實。則非仲弓所能及也。

謂李伯敏曰。吾友近來精神都死。却無向來疊疊之意。須磨礪鍛煉。方得此理明。窮究磨礪。一朝自省。並象山語錄

按佛氏修鍊精神。陸氏亦磨鍊精神。同歸一致。顏子何

窮下八字別提

人乃亦以磨礪精神誣之耶。一朝自省。頓悟法也。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。鏡象之見之類是也。按象山嘗云。毆公本論固好。然亦只是說得皮膚。看唐鑑一段。門人曰。終是說骨髓不出。象山曰。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。又嘗讀書。謂須是就血脈骨髓理會。今學者讀書。只是解字。更不求血脈。愚謂象山此言。雖云矜誇。而實切中後學病痛。蓋象山血脈骨髓。全在養神一路。而近世學者。爲所遮掩。鮮克知之也。今此編細與拈出。其禪自明。詹阜民記。象山舉公都子問。鈞是人也。一章云。人有五官。

無之字

無又字

官有其職。某因思之。是便收此心焉。惟有照物而已。他日侍坐。先生謂曰。學者能常閉目亦佳。某又因此無事。則安坐瞑目。用力操存。夜以繼日。如是者半月。一日下樓。忽覺此心已復澄瑩。中立竊異者。遂見先生。先生目逆而視之。曰。此理已顯也。某問先生何以知之。曰。占之眸子而已。因謂。某道果在邇乎。某曰。然。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。終不知仁。今始解矣。先生曰。是卽知也。勇也。某因對曰。不惟知勇。萬善皆是物也。先生曰。然。象山語錄按無事安坐。瞑目操存。此禪學下手工夫也。卽象山之

自立正坐。收拾精神也。卽達磨面壁靜坐默照之教。宗
杲無事省緣。靜坐體究之教也。一日下樓。忽覺此心澄
瑩。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。所引道在邇等語。則推
援之說也。所謂照物。卽佛家光明寂照之照。楊慈湖謂
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。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。

鶴林玉露云。子曰。道不遠人。孟子曰。道在邇。而求諸遠。
有尼悟道詩云。盡日尋春不見春。芒屨踏遍隴頭雲。歸
來笑撚梅花嗅。春在枝頭已十分。亦脫灑可喜。按此卽
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。詹阜民謂考察洙泗言仁書終

不知仁。卽盡日尋春不見春。芒屨踏遍隴頭雲也。因瞑
目澄心而始解。卽歸來笑撚梅花嗅。春在枝頭已十分
也。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。指人倫日用。子臣弟友之
道而言也。孟子所謂道在邇。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。其
視阜民之所覺。妖尼之所悟。萬萬不倫。今乃推援牽合。
誣之甚矣。論學如此。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。

詹阜民字子南。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。日享事實之樂。
而無暇辯析于言語之間。又云。得其事實。亦不泥其辭
說。又云。若事實上特達端的。言語自不同。又云。吾友相

信之篤。頗知反已就實。深以爲喜。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。初讀莫知其所謂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澄心之說。然後知其實在此也。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。皆是指此也。然後知象山凡說道說仁。說此心此理之類。皆無非此也。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。然後不爲象山之所惑惑也已。徐仲誠請教。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。仲誠處堂一月。一日問之云。仲誠思得孟子如何。仲誠答曰。如鏡中觀花。曰。見得仲誠也是如此。顧左右曰。

仲誠真善自述者。因說與云。此事不在他。求只在自家身上。既又微笑而言曰。已是分明說了也。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。答曰。我與汝說內。汝只管說外。象山語錄

按此卽與詹阜民所記相發。仲誠處堂一月。而有鏡中之見。阜民安坐半月。而有下樓之覺。其工夫效驗一也。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。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。其推援強合一也。鏡中觀花之見。正禪家要妙。然其言引而不發。觀慈湖遺書。始說得分明。

楊慈湖行狀云。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。嘗入夜憶先訓。默

由作尤

沿作治

自反觀。已覺天地萬物。通爲一體。非吾心外事。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。慈湖留之。夜集雙明閣上。數提本心二字。因從容問曰。何謂本心。適平旦嘗聽扇訟。陸先生卽揚聲答曰。適斷扇訟。見得孰非孰是者。卽本心也。慈湖聞之。忽覺此心澄然清明。亟問曰。止如斯耶。陸曰。更何有也。慈湖卽北面納拜。終身師事焉。每謂某感陸先生。由是再答一語。更云云。便支離去。已而沿檄宿山間。觀故書猶疑。終夜坐不能寐。天曠曠欲曉。忽灑然如物脫去。乃益明。後居妣喪。更覺日用應酬。未能無礙。沈思屢日。偶一事相提觸。亟

鏡作鑑

起旋草廬中。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。縱橫交錯。萬變虛明。不動如鏡中象矣。慈湖遺書

慈湖名簡。字敬仲。浙東慈谿人。象山高第門人也。慈湖頓悟。始於太學之反觀。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。

按鑑中影象之見。慈湖一生言之。其作昭融記曰。心之精神。是謂聖。此心虛明無體。洞照如鑑。萬物畢見其中。而無所藏。其作臨安學記曰。日用平常。變化云爲。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如鑑中萬象。實虛明而無所有。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。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。

之學。其見訓語曰。仁人心也。人心澄然。清明如鑑。萬象畢照而不動焉。又曰。渾渾融融。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。夫是之謂仁。又謂之道。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。所謂識心見性。卽識此見此也。慈湖烏得妄指爲仁。爲道爲孔子之學邪。吾不識仁與道。乃有形影之物。可玩弄如此。謬妄推援。指鹿爲馬。可駭可笑。

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。第二事理無礙觀。第三事事無礙觀。譬如鏡燈之類。包含萬象。無有窮盡。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。是自己光明。盡十方世界。在自己光

朝鮮本地作理

明內。謂心如明鏡臺。謂心月孤圓。光吞萬象。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。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。王陽明謂良知之體。皦如明鏡。亦卽此意。

朱子答廖子晦書云。鳶飛魚躍。道體無乎不在。觀勿忘勿助之間。天地流行。正如是爾。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。如鑑之影。則性是一物。物是一物。以此照彼。以彼入此也。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。則物與虛不相資。形自形。性自性者。正譏此耳。朱子文集

廖子晦名德明。宋史稱其少學釋氏。後乃從朱子受業。

以書質于朱子曰。明道先生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。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。如鑑中之影。仰天而見鳶飛。俯淵而見魚躍。上下之見。無非道體之所在也。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。活潑潑地。智者當自知之。子晦所見。蓋卽同慈湖也。朱子以此書答之。而子晦大悟其失。復書曰。鑑影之惑。非先生之教幾殆。某昔者閒居默坐。見夫所謂克周而洞達者。萬物在其中。各各呈露。遂以鑑影之譬爲近。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。竊以爲似

之。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。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。若爾則鳶魚吾性。分爲二物矣。愚按子晦鑑影之說。尤足發禪陸之蘊。故著之。

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。子思喫緊爲人處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之意同。活潑潑地。會得時。活潑潑地。會不得時。只是弄精神。今按鑑影之惑。正是弄精神也。

按萬物皆備之語。孟子與陸學俱言之。然孟子之萬物皆備。以萬物之理言也。陸學之萬物皆備。以萬物之影象言也。儒釋不同。肯綮只此。朱子答胡季隨書云。聖賢

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。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。正明此意。困知記詩云。鏡中萬象原非實。心裡些兒却是真。須就這些明一貫。莫將形影弄精神。亦明此意。

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。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。居太學之循理齋。時首秋入夜。僕以燈至。某坐於床。思先大夫嘗有訓曰。時復反觀。簡方反觀。忽覺空洞無內外。無際畔。三才萬物。萬化萬事。幽明有無。通爲一體。畧無縫罅。疇昔意謂萬象森羅。一理貫通而已。有象與理之分。有一與萬之

孔下有義字

異。及反觀後所見。元來心體如此廣大。孔子曰。心之精神是謂聖。卽達磨謂從上諸佛。惟以心傳心。卽心是佛。除此心外。更無別佛。汝問我。卽是汝心。我答汝。卽是我心。汝若無心。如何解問我。我若無心。如何解答汝。觀此益驗。卽日用平常之心。惟起意爲不善。此心至妙。奚容加損。日月星辰。卽是我。四時寒暑。卽是我。山川人物。卽是我。風雨霜露。卽是我。鳶飛魚躍。無非我。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。人心如此神妙。百姓自日用而不知。慈湖遺書

按此卽鏡中萬象之見。按此推援儒佛尤明。象山嘗因

宇宙字義之悟。謂元來無窮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。又謂宇宙便是吾心。吾心便是宇宙等語。正同此禪機。但象山引而不發。而慈湖始發其蘊。究陸學一脈。惟象山工于遮掩。禪機最深。學者極難識得他破。至慈湖輩。禪機始露。稍加考證。其禪便自瞭然矣。傳燈錄。招賢大師云。盡十方世界。是沙門眼。盡十方世界。是沙門全身。盡十方世界。是自己光明。盡十方世界。在自己光明內。盡十方世界。無一人不是自己。此論卽象山慈湖宗祖。橫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。溺其志於空。

虛之大。語大語小。流遁失中。此語切中其病矣。

陸子曰。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。磨礪去圭角。浸潤著

光精。與天地合其德。

云

豈不樂哉。

吾於踐履未能純一。然纔自警策。便與天地相似。

並象山語錄

光精與天地合德。警策與天地相似。語其約也。慈湖反觀之訓。道其詳也。約者引而不發。詳者無隱乎爾。

楊慈湖訓語曰。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心之精神。是謂聖。精神虛明無體。未嘗生。未嘗死。人患不自覺耳。一日洞覺。則知生死之非二矣。則爲不虛生矣。

慈湖遺書

慈湖此語。卽佛氏形有死生。真性常在。卽以神識爲不生不滅。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。陳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。長在不滅。卽此也。按象山講學。好說宇宙字。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。至大至久。包括無窮也。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。是全身之類。是以至大無窮言也。如說法身常住不滅。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。是以至久無窮言也。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。吾心宇宙之說。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。陳白沙曰。終日乾乾。收拾于此而已。斯理也。干涉至大。無內外。無終始。

語作說

得此把柄入手。更有何事。往古來今。上下四方。都一齊穿紐收合。會此者。天地我立。萬化我出。而宇宙在我矣。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。禪學作弄精神。至此極矣。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。朱子謂佛氏只是話箇大話。謾人。陸學卽同此弊。

楊慈湖訓語曰。簡行年二十有八。居太學。夜坐反觀。忽覺天地內外。森羅萬象。幽明變化。有無彼此。通爲一體。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。而又覺澄然清明。一日因觀外書。有未解而心動。愈觀而愈動。掩書夜寢。心愈窘不寐。

度至丁夜。忽有黑幕自上而下。而所謂窘者掃迹絕影。流汗沾濡。泰然旦而寤。視外物無二見矣。慈湖遺書

子樹倒置

黑幕之見奇特之甚。流汗之說為禪益彰。羅整菴云。余官京師。偶逢一老僧。問何由成佛。渠漫舉禪語為答云。佛在庭前栢子樹。愚意其必有所謂。為之精思達旦。攬衣將起。則恍然而悟。不覺流汗通體。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。如合符節。自以為至奇至妙。後潛玩聖賢言語。始覺其非。朱子答吳斗南書云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。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。如釋氏

常作嘗

所云豁然大悟。通身汗出之說也。觀此儒佛明矣。慈湖詩云。惜也天然一段奇。如何萬古罕人知。只今步步雲生足。底用思為底用疑。鏡象之見。分明奇特。

梭山云。子靜弟高明。自幼已不同。遇事觸物。皆有省發。常聞鼓聲震動牕櫺。亦豁然有覺。其進學每如此。象山年譜

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。傳燈錄記。嚴智禪師一日瓦礫擊竹作聲。廓然省悟。正是如此。然梭山此語終亦引而不發。觀下文慈湖誌語。始發象山之蘊。

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。謂元吉自言。嘗得某子絕四

碑一讀。知此心明白廣大。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。自是讀書行已。不敢起意。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。全身流汗。失聲歎曰。此非鼓聲也。如還故鄉。終夜不寐。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。明暗虛實。皆此一聲皆祐之。本體光明變化。固已無疑。而目前嘗若有一物。及一再聞。其警誨。此一物方泯然不見。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。聞聲而大警悟。孺人始喜。慈湖遺書

按禪家悟道。必以夜。亦是奇怪。昔六祖傳法于五祖也。以三更時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。以夜集雙明閣。他如

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。與葉元吉此悟。一皆是夜。皆夜卧寤寐恍惚之間。羅整菴所說京師之悟亦然。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。伊川先生謂如入睡初覺時。乍見上下東西。指天說地。禪家所見。豈只是此模樣耶。奈何指此為識心見性。吾斯之未能信。胡敬齋謂。禪家見道。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。只是見出一個假物事。以為識心見性。其實未嘗識心。未嘗見性也。此言深切禪病。蓋漢武見李夫人。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。

陸子曰。徹骨徹髓。見得超然。于一身自然輕。自然靈。人為

學甚難。天覆地載。春生夏長。秋歛冬肅。俱此理。人居其間。要靈識此理。如何解得。

宿無靈骨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謂無靈骨。是謂厚誣。並象山語錄

陸學師弟鏡象諸見。是謂靈識靈見。且有靈骨矣。下文

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卽同。宿無靈骨。本禪語。

楊慈湖奠馮氏妹辭云。吾妹性質靈明。觀古默契。靈覺天然。萬古鮮儷。士而能覺。已足垂芳千古。婦而能覺。古惟太姒。自茲以降。以倬行稱於史。固不乏求。其內明心通。惟龐氏母子及吾妹斯。其每歎其未有與擬。靈光溥其無際。神

宿無靈骨之
下有在師友
處有所聞又
不踐履去是
謂無靈骨十
七字

用應酬。卷舒雲氣。亦猶鏡象參差來。備四時之錯行。日月之代明。吾妹靈明之妙。正如此。慈湖遺書

朱子嘗答陳正已。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。而不得從事于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。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爲靈明之空見所持也。龐氏母子。按輟耕錄。襄州居士龐蘊妻龐婆。舉家修禪。有男不婚。有女不嫁。大家團樂頭。共說無生話。女名靈照。製竹漉蘊賣之。以供朝夕。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。然慈湖之禪直。象山之禪深。慈湖明尊達磨。明稱龐氏。明祖述孔叢子。僞書之言。明說鑑象反

觀黑幕流汗之悟。一切吐露無隱。若象山則遮掩諱藏。一語不肯如此道矣。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。

陸子曰。此道之明。如太陽當空。群陰畢伏。象山語錄

楊慈湖曰。道心發光。如太陽洞照。又曰。人心至靈。至神。虛

明無體。如日如鑑。萬物畢照。慈湖遺書

朱子嘗謂。浙間有般學問。是得江西之緒餘。只管教人合眼端坐。要見一個物事。如日頭相似。便謂之悟。此大可笑。正是指此。

通按。禪陸以頓悟爲宗。是故其始之求悟也。有養神之

功焉。其終之既悟也。有鏡象之驗焉。如象山每教學者。閉目正坐。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。詹阜民無事安坐。瞑目。夜以繼日。皆養神求悟之功也。如宇宙字義之省。下樓扇訟反觀黑幕鼓聲之覺。輕靈之見。靈光之契。皆頓悟鏡象之妙也。凡此皆陸學骨髓所在。皆勘破陸學根本也。從前遮掩術行。雖老師宿儒爲所惑。此編除去遮掩。專究骨髓。其禪不待智者而辯矣。

陸子曰。有一段血氣。便有一段精神。却不能用。反以害之。精神不運則愚。血氣不運則病。象山語錄

神下有此精神四字

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。象山論學亦兼包此意。但含蓄不露。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。陽明答人書云。精一之精。以理言。精神之精。以氣言。理者氣之條理。氣者理之運用。原非有二事也。但後世儒者之說。與養生之說。各滯于一偏。是以不相爲用。前日精一之論。雖爲愛養精神而發。然而作聖之功。實亦不外是矣。又曰。養德養身。只是一事。果能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而專志于是。則神住氣住精住。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。亦在其中矣。愚按。陽明此論。實發象山之蘊。以誘人也。然象

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。養生之說亦虛妄矣。乃假精

一戒懼之旨以文之。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。老子曰。

谷神不死。

谷者養也。

又曰。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是謂早

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則無不克。是謂深根固柢。

長生久視之道。

朱子曰。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耳。

莊子曰。至道之精。窈

冥冥。至道之極。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。抱神以靜。形將

自正。必靜必清。無勞汝形。無搖汝精。乃可以長生。薛文

清公曰。老莊雖翻謔道理。愚弄一世。奇詭萬變。不可模

擬。卒歸於自私。與釋氏同。愚按。象山陽明正是翻謔愚

弄卒歸自私與釋老同也。

胡敬齋曰。儒者養得一個道理。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。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。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。按此言見得極分明。近世學術。真似是非同異之辯決於此。

章仲至云。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。夜亦不困。若法令者之爲也。連日應酬。勞而早起。精神愈覺炯然。問曰。先生何以能然。先生曰。家有壬癸神。能供千斛水。象山年譜

包顯道云。侍登鬼谷山。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。云。平日極惜精力。不肯用。以畱有用處。所以如今如是健。諸人皆困。

不堪。象山語錄

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。日用常行。覺精健否。又嘗誦詩云。自家主宰嘗精健。逐外精神徒損傷。愚謂論學主於精健。正陷釋老自私自利。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。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。家有壬癸神二語。佛偈也。

答作與

陸子答涂任伯書云。

某

氣稟素弱。年十四五。手足未嘗溫。

煖。後以稍知所向。體力亦隨壯也。今年過半百。以足下之盛年。恐未能相逮。何時合并以究斯義。象山文集

知所向。究斯義。皆是指養神一路。胡敬齋曰。異端人多。

強壯是其心無思慮。精神不曾耗損。故魂強魄盛。費一生工夫。只養得這私物事。觀象山正同。

朱子答程正思書云。世學不明。異端蠭起。大率皆便于私意。人欲之實。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。以故學者翕然趨之。朱子文集

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。

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。朱子曰。此言雖是。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。朱子語類

接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。不尚空言。一切被他謾過。

被他嚇倒。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。豈可輕信其言。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。

陸子與邵叔誼書云。此天之所以與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。立此者也。積善者。積此者也。集義者。集此者也。知德者。知此也。進德者。進此也。同此之謂同德。異此之謂異端。象山文集

陸子曰。苟學有本領。則知之所及者。及此也。仁之所守者。守此也。時習之。習此也。說者說此也。樂者樂此也。如居高屋之上。建瓴水矣。學苟知本。六經皆我註腳。伐南山之竹。不足以受我辭。然其會歸總在于此。象山語錄

象山講學。專管歸此一路。只用一此字。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。恣其推援。從來文字無此樣轍。

朱子曰。聖賢之教。無內外本末上下。今子靜却要理會內。不管外面。却無此理。硬要轉聖賢之說。爲他說。寧若爾說。且作爾說。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。

又曰。他所見既如此。便將聖賢說話。都入他腔裡面。不如此。則他所學無據。這都是不會平心讀聖賢之書。只把自家心下。先頓放在這裡。却捉聖賢說話。壓在裡面。

陸子靜之學。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。看是甚文字。不過

會作會

若作如

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。據其所見。本不須聖人文。字。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。此正若販私鹽者。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。方過得關津。不被人捉了耳。並朱子語類前二條。是說援儒入佛。後一條。是說借儒掩佛。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。

朱子曰。某常謂人要學禪時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。祇一棒一喝便了。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。都不成箇物事。道是龍又無角。道是蛇又有足。朱子語類

朱子答孫敬甫書云。陸氏之學。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。議

論中固自卓然。非其儔匹。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。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。不可掩諱。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。分明招認。着實受用。亦自有得力處。不必如此隱諱遮藏。改各換姓。欲以欺人。而亦不可欺。徒以自欺。而自陷于不誠之域也。若于吾學果有所見。則彼之言。釘釘膠粘。一切假合處。自然解拆破散。收拾不來矣。少時喜讀禪學文字。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。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。便可改頭換面。却用儒家言語。說向士大夫。接引後來學者。後見張公經解文字。一用此策。但其遮藏不

密。索漏露處多。故讀之者。一見便知其所自來。難以純自托于儒者。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。爲說浸巧。拋閃出沒。頃刻萬變。而幾不可辯矣。然自明者觀之。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。朱子文集

張侍郎。張子韶也。名九成。號無垢。後世學術。陽儒陰釋之禍。實起于宗杲之教子韶。所關非小矣。朱子雜學辯。謂凡張氏所論著。皆陽儒而陰釋。其離合出入之際。務在愚一世之耳目。而使之恬不覺悟。以入乎釋氏之門。雖欲復出而不可得。按此言尤發摘。深中陸學一派之

學語近新
弊俱無以逃此矣。困知記曰。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。改頭換面。將以愚天下之耳目。其得罪于聖門甚矣。而近世之談道者。猶或陰祖其故智。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。律以春秋誅心之法。吾知其不能免夫。

接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。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。挾天子者。意不在于天子。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。假儒書者。意不在于儒書。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。朱子答程允夫書云。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乃權臣跋扈。借資以取重于天下。豈真尊主

者哉。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。則亦非真尊六經者。此其心術之間。反覆畔援。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。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。

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。謂王安石之於周禮。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。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。豈真有意于古者哉。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。正是此弊。陽明之集朱子定論。亦是此弊。嗚呼。賢聖之言。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已欺世之資也。張東海詩云。金釵寶鈿圍珠翠。眼底何人辯真僞。愚辯陸學。深有感于茲言。

賢聖二字倒置

後下有隱諱
改換而誠懇
自象山出
而後十四字

按有宋一代。禪學盛行。一時名臣賢士。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。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。皆好之。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。不爲隱諱改換。不害其爲誠。慤也。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。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。以傳道自任。不失其爲本分也。自象山出。而後以聖傳自任。而不安其分。困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。諱其實而徒侈其名。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。嗚呼。此誠世道之降。而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嘆歟。

學部通辯後編卷上終

學部通辯後編卷中

此卷所載。明陸學下手工夫。在于遺物棄事。屏思黜慮。專務虛靜。以完養精神。其爲禪顯然也。

吳顯仲問云。其何故多昏。陸子曰。人氣稟清濁不同。只自完養不逐物。卽隨清明。纔一逐物。便昏眩了。人心有病。須是剝落。剝落得一番。卽一番清明。後隨起來。又剝落。又清明。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。

陸子問李伯敏云。近日常用常行。覺精健否。胸中覺快活否。伯敏答云。近日別事不管。只理會我。亦有適意時。先生

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。若能無懈怠。暗室屋漏亦如此。造次顛沛必於是。何患不成。故云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古之學者爲已。今之學者。只用心于枝葉。不求實處。並象山語錄

所謂只自完養。不逐物。謂別事不管。只理會我。卽管歸無事。安坐閉目養神一路。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。而勿以聞見參之。去耳目支離之用。全虛圓不測之神。卽同此工夫頭腦。

陸子曰。心不可泊一事。只自立心。人心本來無事。胡亂被事物牽將去。若是有精神。卽時便出便好。若一向去便壞。

了。

旣知自立此心。無事時須要涵養。不可便去理會事。人不肯心閒無事。居天下之廣居。須要去逐外。着一事卽一說。方有精神。

如上有時字

人心只愛去泊着事。教他棄事。如鶻孫失了樹。更無任處。古人精神不閒用。不做則已。一做便不徒然。所以做得事成。須要一切蕩滌。莫畱一些方得。並象山語錄

此皆陸學養神要訣。此卽佛氏以事爲障之旨。

慈湖遺書云。近世學者。沈溺乎義理之意。說胸中常存。

一理不能忘捨。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。故必置理字於其中。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。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。慈湖則說理障矣。然理不能外事。事不能外理。二者病則一般。

陸子曰。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。某平生於此有長。都不去着他事。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。

內無所累。外無所累。自然自在。有一些子意。便沉重了。如何容人力做。樂循理謂之君子。

學者不可用心太緊。深山有寶。無心于寶者得之。

仲弓爲人冲靜寡思。日用之間。自然合道。

資稟好底人。濶大不小家相。不造作。閒引惹都不起不動。

自然與道相近。

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。相識還如不相識。云如此

始是道人心。

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閒雅。無營求。無造作。甚好。

學者要知所好。此道甚淡。人多不知好之。只愛事骨董。

君子之道。淡而不厭。淡味長。有滋味便是欲。人不愛淡却

只愛熱鬧。人須要用不肯不用。人須要爲不肯不爲。

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。惟靜退者可入。

風恬浪靜中。滋味深長。人資性長短雖不同。然同進一步則皆失。同退一步則皆得。

人能退步自省。自然與道相入。

並象山語錄

按此數條。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。意念皆忘。絲毫無累。任其自然自在。以爲完養精神之地。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。只是禪。誌公云。不起纖毫修學心。無相光中常自在。他只是要如此。然豈有此理。嗚呼。信矣。

朱子答石子重書云。許順之畱書見徹甚至。但終有桑

門伊蒲塞氣味。云。不如棲心淡泊于世。少求時玩聖賢之言。可以資吾神養。吾真者。一一勘過。似此說話。皆是大病。今按象山氣味。全與許順之同。朱子常謂冷淡生活。卽此可見。象山所引經言。正是取資神養真也。

莊子刻意篇云。純粹而不雜。靜一而不變。淡而無爲。動而以天行。此養神之道也。達生篇云。棄事則形不勞。遺生則精不虧。夫形全精復。與天爲一。天道篇云。水靜則明。燭鬚眉。水靜猶明。而況精神。聖人之心靜乎。天地之鑒也。萬物之鏡也。夫虛靜恬淡。寂寞無爲者。天地之平。

而道德之至。夫虛靜恬淡。寂寞無爲者。萬物之本也。明此以南向。堯之爲君也。明此以北面。舜之爲臣也。以此處上。帝王天子之德也。以此處下。立聖素王之道也。以此退居而閒遊。江海山林之士服。以此進爲而撫世。則功大名顯。而天下一也。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于禪。不知禪陸之學。皆根本莊子。觀此明矣。

釋氏息心銘云。無多慮。無多智。安心偈云。人法雙靜。善惡兩忘。自心真實。菩提道場。臥輪禪師云。臥輪有伎倆。能斷百思想。對境心不起。菩提日日長。某禪師云。但能

莫存知見。泯絕外緣。離一切心。卽汝真性。又曰。無心卽是道。莫學佛法。但是休心。達磨謂二祖曰。汝但外息諸緣。可以入道。按諸說具見傳燈。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。則知其源委所在。此類可見。

羅豫章先生詩云。聖道由來自坦夷。休迷佛學惑他岐。死灰槁木渾無用。緣置心官不肯思。中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。謂都不起不動。無營求造作引惹。謂須一切蕩滌。剝落淨盡。豈非所謂死灰槁木。而置心官于不思乎。至門人楊慈湖。則又明言曰。道非心思所可知。非

言語所可及。可覺不可求。又曰。默而識之。覺也不可思也。不可言也。嗚呼。其視聖賢思睿思誠。九思慎思。學而不思則罔。思之弗得。弗措之教。悖戾甚矣。

陸子曰。某觀人不在言行上。不在功過上。直截雕出心肝。

又曰。惡能害心。善亦能害心。如濟道是爲善所害。象山語錄

按象山此論。不管言行功過。不分善惡。而專說心。尤悖道入禪之甚。象山于詹阜民下樓之覺。徐仲誠鏡象之見。皆是不在言行功過。而直截觀心也。卽佛氏直取無上菩提。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。惡能害心。善亦能害

心。謂心不可一有所思。不拘善惡。皆勞費精神也。卽慧能不思善。不思惡。安心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。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事等語。皆卽此意也。

又按善能害心之說。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。

陸子曰。學有本末。顏子聞夫子三轉語。其綱旣明。然後請問其目。夫子答以非禮勿視。勿聽。勿言。勿動。顏子于此洞然無疑。故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本末之序。蓋如此。今世論學者。本末先後。一時顛倒錯亂。曾不知詳細處。未可遽責于人。如非禮勿視。勿聽。勿言。勿動。顏子已知道。夫子

視下無三勿字

乃語之以此。今先以此責人。正是臘等。

象山語錄

按四勿之訓。卽克己切要工夫。原非兩截事。學者修身入道。莫急于此。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。謂未可先以此責人。顏子已知道。乃語此耶。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。而直截說心。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。而四勿爲粗迹事。爲之末。妄生分別。亂道誤人也。象山專欲學者明心。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。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。一切是非莫管也。朱子嘗謂良心日用。分爲兩截。此其爲說乖戾狠悖。大爲吾道之害。又謂今人論道。只說心不說身。

外面有過言過行。更不管。却云吾正其心。正指此也。

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。而以讀書求義爲末。猶可。只說一箇心。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。甚矣。近世只知陸學不讀書之爲不可。而不知其不泊事。不管言行功過。不分善惡。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。近世只疑象山偏于尊德性而流于禪。而不知其分明葱嶺帶來。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。嗚呼。陸學至此少明矣。

陸子曰。不專論事論末。專就心上說。

象山語錄

象山一生論學。總腦在此。愚攷孔門論學。罕言心。專說

實事。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之類。未聞不論事論未。而專就心上說也。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。然究其旨。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。若象山之言心。乃對事而言。一主于寡欲存心。一主于棄事澄心。二者言似而指殊。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。

愚嘗究陸學。自謂先立其大。甚矣欺人。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。道心爲主。而不使欲得以害心。陸氏則養神爲主。而惟恐事之害心。惟恐善之害心。天淵之別。若何而同也。孟子之先立其大也。曰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。不

思則不得也。陸學則曰。不可思也。心不可泊。一事也。冰炭之反。若何而同也。象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。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。故建不得不爲痛辯。終編尤詳。

陸子曰。如今讀書。且平平讀。未曉處且放過。不必太滯。讀書不必窮索。

舉一學者詩云。讀書切戒在荒忙。涵泳工夫興味長。未曉莫妨權放過。切身須要急思量。自家主宰常精健。逐外精神徒損傷。寄語同遊二三子。莫將言語壞天常。

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。若田地不淨潔。則奮發植立不

得亦讀書不得。若讀書則是假寇兵。資盜糧。並象山語錄

陸子與胥必先書云。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。于事實則不可須臾離。于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。象山文集

事實二字已見前。謂事實不可須臾離。切身須要急思量。專務完養精神也。讀書不必窮索。不必太滯。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。未曉莫妨權放過。文義曉不曉不足為重輕。言讀書之無益也。言語壞天常。讀書假寇資盜。言讀書之反害也。嗚呼。象山之旨明矣。

書下有史字

陸子曰。尋常懈怠起時。或讀書。或誦詩歌。或理會一事。或

等作可

整肅几案筆硯。借此以助精彩。然此是憑物。須要識破。因問去懈怠。曰。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。象山語錄

陸子與邵中孚書云。告子一篇。自牛山之木以下等常讀之。其浸灌培植之益。當日深日固也。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。却不必深考。恐其力量未到。則反惑亂精神。象山文集

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。而不知其讀書之故。在於借助精彩也。浸灌培植也。皆為完養精神計也。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。可以資吾神養吾真。只此一路也。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。夫以讀書等為憑物。須識破。則書

可不必讀矣。以孟子論性。猶爲惑亂精神。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。象山之意。只在不讀書。而遮前掩後。巧爲辭說也。不若慈湖白沙。雖禪然質直無隱。

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。吾始從吳聘君學。其於古聖賢之書。蓋無所不講。然未知入處。比歸白沙。杜門不出。日靠書冊尋之。忘寢忘食。如是者亦累年。而卒未得焉。於是舍彼之繁。求吾之約。惟在靜坐。久之。然後見吾此心之體。隱然呈露。嘗若有物。於是渙然自信。曰。作聖之功。其在茲乎。又與賀黃門書云。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

端倪。方有商量處。未可便靠書冊也。愚按。不靠書冊。惟在靜坐。陸學養神要訣。只此八字。呈露端倪二語。卽說鏡象之見。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。

白沙詩云。耳目無交。不展書。此身如在太清居。此語形容禪會亦切。崇正辯記釋神悟。謂典籍皆心外法。味之者勞而無證。今按象山白沙所見。不出神悟範圍。

陸子曰。其自來非由乎學。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。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。便不喜。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。便使人喜。以至一樣衰底人。心亦喜之。

今人畧有氣骸者。多只是附物。原非自立也。若其則不識

一箇字。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。並象山語錄

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腳。此又明謂不由乎學。謂不識一箇字。亦堂堂做人。其禪尤爲明白。

象山皇極講義云。其心正。其事善。雖不曾識字。亦自有讀書之功。象山素論每如此。嗚呼。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。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。可以識心見性矣。朱子常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。雖不識字底人。便作得偈誦。陳白沙引吳草廬謂。提耳而誨之。可使不識一字之凡

常作嘗

夫立造神妙。正與象山符節契合。

陳白沙詩云。古人棄糟粕。糟粕非真傳。吾能握其機。何用窺陳編。又曰。吾心內自得。糟粕安用那。愚按糟粕之說。出自老莊。王弼何晏之徒。祖尚虛無。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。遂致壞亂天下。白沙奈何以爲美談。至教與象山註腳之說相倡和哉。

朝鮮本下二
著字作註

或問先生何不著書。陸子曰。六經著我。我著六經。

仰首攀南斗。翻身倚北辰。舉頭天外望。無我這般人。象山語錄

按象山精神心術。氣象言語。無一不禪味。此言其矜悻

自高氣象。婉然在目。自古聖賢曷嘗如此。此正佛氏天
上天下惟我獨尊也。近世學者。狂誕大言。其弊皆象山
始。傳燈錄智通禪師偈云。舉手攀南斗。迴身倚北辰。出
頭天外見。誰是我般人。又釋氏謂一大藏教。只是一箇
註腳。嗚呼。來歷明矣。

陸子與姪孫濬書云。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。非其志識度
越千餘年名世之士。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。
正爲陸沉。真桺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。藻繪以矜世取譽
而已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。將誰使屬之耶。象山文集

象山只說一箇心。而以經書爲註腳。又爲陸沉甚矣。
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。謂聖人之述六經。猶世之祖父
遺子孫以名狀數目。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。惟
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。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。
而徒考索於影響。牽制於文義。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
用。其產業庫藏之實積。至爲婁人丐夫。而猶指其記籍
曰。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。嗚呼。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爲
虛器贅物。真得糟粕註腳之嫡傳矣。陳白沙詩云。六經
盡在虛無裏。萬理都歸感寂中。又曰。千古遺編都剩語。

晚生何敢復云云。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。困知記曰。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。流及近世。士之好高欲速者。將聖賢經書。都在沒緊要看了。將相坐禪入定矣。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。象山其罪首哉。愚接近世宗尚陸學者。皆自幼從朱子之教。讀聖賢之書。理頗明矣。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。厭繁難而趨簡徑。其議道述言。高談濶論。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。先有以啟佑培植之也。使其自幼卽從象山之教。而捐書絕學。遺物棄事。屏思黜慮。閉眉合眼。專一澄心。不以言語文字爲意。不

在作作

恤視聽言動非禮。不知成甚麼人。君子試于此思之。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。

朱子答汪尚書書云。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。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。今日爲學用力之初。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。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。顧乃先自禁切。不學不思。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。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。玩歲愒日。而卒不見其成功乎。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。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。其所自謂有得者。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。此則釋氏之禍。

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。有志之士。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。朱子文集

天上有與字

恍惚鏡象之見。陸學以爲至道。朱子乃以爲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。了無交涉。冰炭決此。

傳燈錄。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。師曰。大德坐禪圖什麼。曰。圖作佛。師取一磚於石上磨。僧曰。作什麼。師曰。磨作鏡。僧曰。磨磚豈能成鏡。師曰。坐禪豈能成佛耶。朱子語類云。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。杲老不以爲然。著正邪論排之。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。卽與僧

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。坐禪之說。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。陸氏之說。使遇懷讓。其能免磨磚之誚耶。朱子答汪尚書。卽磨磚之誚也。

朱子答林擇之書云。大抵好高欲速。學者之通患。而爲此說者。立論高而用功省。適有以投其隙。是以聞其說者。欣然從之。惟恐不及。往往遺棄事物。脫畧章句。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。其實學禪之不至。而自托於吾學。以少避其名耳。道學不明。變怪百出。以欺世眩俗。後生之有志者。爲所引取。陷于邪妄而不自知。深可悼懼也。朱子文集

禪病只是遺棄事物。脫畧章句二端。

朱子曰。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。會避得箇禪字。及與其徒。却只說禪。

子靜雖占姦不說。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。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。及鉤致得來。便直是說。方始與你理會。又曰。子靜雜禪。又有術數。或說。或不說。並朱子語類

朱子此等說話。雕出象山心肝。近世學者未及察。佛書云。初以欲鉤牽。後引入佛智。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。今按象山假借儒書。鉤致後學。正是用此術。

錄作類

朱子曰。子靜說話。嘗是兩頭明。中間暗。或問暗是如何。曰。是他那不說破處。他所以不說破。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綉。出從君看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他禪家自愛如此。

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。有箇黑腰子。其初說得瀾翻。極是好聽。少間到那緊處時。又却藏了不說。又別尋一箇頭緒。瀾翻起來。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。並朱子語類

此皆禪陸遮掩深機。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。上或曰。此編所採。多象山語錄之言。而鮮及其文集書疏。何耶。曰。象山文集。與人論辯書疏。皆翻謄改換。假借遮

掩大言濶論。一味喝罵世學之非。求其指陳下手工夫。則寥寥不及。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。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。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。當時惟朱子識破他。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。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。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。會避得箇禪字。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只說禪者也。區區此編。惟欲明其養神一路。以著其爲禪之實。所以詳於語錄而畧于文集也。近世不知其弊。皆只據信其文集。而不究觀其語錄。如何。不爲所謾耶。

徒下有却字

其作此

象山語錄記。李伯敏呈所編語錄。先生云。編得也是。但言語微有病。不可以示人。自存之可也。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。多卽傳播四出。惟恐人不知。伯敏所編語錄。乃謂不可以示人。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。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。禪病咸在。若以示人。則人識破其禪矣。以故不欲示人。乃若答人書疏。則遮掩得密。實難識得他破。以故傳播不憚。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綉出從君看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於此尤可驗。愚爲此編。不獨辯明象山學術。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。昔人謂論語鄉黨一

篇。畫出一箇聖人。愚爲此編。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。陳白沙亦云。莫道金針不傳與。江門風月釣臺深。

朱子答呂子約書云。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。而不考其中之實者。往往類此。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。亦只是此等語耳。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。而躋之聖賢之列。屬以斯道之傳哉。以此等議論爲極至。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。被他嚇倒也。朱子文集

蘇子由古史。嘗譏司馬遷疎畧而輕信。朱子深取之。此書正說學者疎畧輕信之弊。類如此也。蓋假聖言以文

其私者。固莫這其欺誑之咎。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。而不考其中之實。疎畧輕信。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。王介甫之告君也。一則曰堯舜。二則曰堯舜。神宗信其言。而不考其實。於是爲其所陷。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。陸象山之講學也。一則曰孔孟。二則曰孔孟。後學信其言。而不考其實。於是爲其所陷。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。朱子所謂嚇倒一言。深切時弊。朱子語類。謂王安石學問高妙。出入於老佛之間。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。只是本原不正。義理不明。終于

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
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
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辯謂王安石以自信亂
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
罪人與斯言皆萬世之公案

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
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
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
此便是窮理朱子語類

性下有者字

是只二字倒

當作嘗

接近世學者辯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
疎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
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于禪者亦是只知其
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辯陸之要也
何謂辯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
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
害皆辯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
後無人根究到此常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
後世不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

此難乎遮掩矣。

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。愚謂欲辯陸學。未須與朱子較同異。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。與禪佛較同異。若陸學果與孔孟同。與禪佛異。則其學是矣。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辯矣。若陸學果與禪佛同。與孔孟異。則其學非矣。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辯矣。若不辯陸學與禪佛同異。而徒與朱子較同異。已落在枝葉。非根本之論矣。多此一重辯矣。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。以此或曰。朱子辯陸學。止說到陽儒陰佛。改換遮掩處。未嘗

朝鮮本禪作
儒

朝鮮本葉作
節

常作嘗朝鮮
本全

說及養神一路。子于此編始究言之。何也。曰。養神一路。卽象山所遮掩。而陰佛之實也。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。未常形於書疏文字。是以朱子無從知之。辯之也。此編據語錄推究。而後其禪實始白也。苟徒曰陰佛曰遮掩。而不說破養神一路。未免無徵不信。近世學者多疑朱子冤陸。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。以通之也。昔達磨將滅。謂_某人得吾皮。_某人得吾肉。道育得吾骨。慧可得吾髓。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。皆象山皮膚也。朱子改換遮掩之說。始得象山之骨也。此編養神一路。

則象山之髓也。是故論人必得其髓。而後無遁情。無遺
蔀矣。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。區區此編作方成象
山一部禪矣。

學部通辯後編卷中

終

學部通辯後編卷下

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。顛狂失心之弊。其禪
病尤昭然也。

陸子與王順伯書云。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。某嘗以

義利二字判儒釋。又曰。公私其實卽義利也。惟義惟公。故

經世。惟利惟私。故出世。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。皆主於

經世。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。皆主於出世。從其教之所

由起者觀之。則儒釋之辯判然矣。象山文集

朱子曰。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。釋氏與吾儒所見亦

學部通辯

後編卷下

一
啟後堂

同。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。此說不然。若是同時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。只彼源頭便不同。吾儒萬理皆實。釋氏萬理皆空。朱子語類

接近世論儒佛。多謂本同末異。象山卽是此意也。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。儒佛見處既無二理。其設教何異也。蓋儒教本人事。佛教本死生。此言卽與象山合轍。本人事。卽是主經世。本死生。卽是主出世也。

接近世異學。同主養神。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。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。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。本同而末異。

皆非天理之自然。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。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。誑嚇衆生而已。

陸子曰。釋氏謂此一物。非他物故也。然與吾儒不同。吾儒無不該備。無不管攝。釋氏了此一身。皆無餘事。公私義利。於此而分矣。象山語錄

此語卽是同前意。此一物。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。王陽明嘗云。佛氏本來面目。卽所謂良知。格物致知之功。卽佛氏之常惺惺。體段工夫。大畧相似。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。所以不同耳。卽此一種議論。

無是字

按道一編。指答王順伯等語。謂陸子亦嘗闢佛。愚謂篁墩大被人謾矣。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。陰予而陽擠之。將以自蓋其迹。而幸人之不疑已。困知記謂李翱于佛取其微旨。而姑闢其粗迹。以無失爲聖人之徒。又謂吾儒有陰實專用其說。而陽闢之者。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。象山正是此弊。嗚呼。禪佛已近似。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。又加以訶佛罵祖。安得不惑人愈甚。而辯之愈難耶。可畏也哉。

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。也不是言釋。也不是言儒。惟理是

從否。陸子曰。然。

象山語錄

朱子嘗謂依違兩間。陰爲佛釋之地。此正陸學心髓矣。王陽明文錄。或問釋與儒孰異乎。曰。子無求其異。同于儒釋。求其是者。而學焉可矣。正同此一種見。

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。皆無餘事。而自謂無不該備。無不管攝。爲公私義利之分。愚謂釋氏聞此言。恐未必服。將反唇相稽曰。吾佛之道。先天地而爲萬物主。吾性周法界。吾光明寂照遍河沙。吾之道殆無不該備。無不管攝也。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。專教人棄事不泊。

事以求頓悟鏡象也。專惜精力。務精健。求淨潔快活。自私自利也。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。皆無餘事也。何得責人則明。恕已則昏也。汝自棄之根。無一而非勦吾之見。襲吾之說。竊吾之宗旨。盜吾之緒餘。以掩取虛名於天下。何得訶佛罵祖。陽離陰合。以求附于孔孟。不知孔孟之徒。亦有具隻眼者。固將視見汝之肺肝。看破汝之骨髓。豈爲汝所遮掩也。天下之道二。非儒則佛。非佛則儒。無依違中立之理。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汝欲學佛。則全是佛。無陰予陽擠。汝欲爲儒。則全爲儒。無陽儒陰

限作陷

佛。始有安身立命處。毋致人謂汝儒不儒。佛不佛。道是龍又無角。道是蛇又有足也。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。徒以自欺而自限于不誠之域也。使陸子聞斯言也。不知何辭以對。

陸子曰。今世儒者。類指佛老爲異端。孔子曰。攻乎異端。孔子時。佛教未入中國。雖有老子。其說未著。却指那箇爲異端。蓋異字與同字爲對。雖同師堯舜。而所學異緒。與堯舜不同。此所以爲異端也。因做學者攻異端曰。天下之理。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。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。而不爲

理下有將從其簡易者而學之乎十一字

簡易之從乎。象山語錄

猶作獨則下無指字

陸子答薛象先云。異端之說出於孔子。今人鹵莽。專指佛老爲異端。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。其惡鄉愿。論孟中皆見之。猶未見其排老氏。則指所謂異端者。非指佛老明矣。象山
集文
按象山前言。猶依違兩間。陽離陰合。至此二條。則明引孔子之言。以回護佛老矣。所云同師堯舜。而所學異緒。做學者攻異端而歸于繁難。則攻詆朱子矣。回護佛老。不爲異端。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。顛倒乖戾甚矣。

常作嘗

陸子曰。學者須當有所立。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。朱季繹云。如敬肆義利之說。乃學者持已處事。所不可無者。先生云。不曾行得。說這閒言長語則甚。如此不已。恐將來客勝主。以辭爲勝。朱云。近日異端邪說害道。使人不知本。先生云。如何。朱云。如禪家之學。人皆以爲不可無者。又以爲形而上者。所以害道。使人不知本。先生云。吾友直道甚底是本。又害了吾友甚底來。自不知已之害。又烏知人之害。包顯道常云。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。今吾友又云害道。兩箇却好縛做一束。今之所謂害道者。却是這閒言語。

謂李伯敏云。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。後被異端壞了。象山語錄異端非佛老之謂。異乎此理。如季繹之徒。便是異端。此二條。象山所論。尤爲狠悖。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爲學者。持已處事。所不可無。此乃聖賢教人第一義。象山奈何指爲閒言長語。異端害道也。究季繹三轉語。實切箴規。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。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。不喜人規。嫉正黨邪。全不睹是也。謂禪學不害道。而季繹之言爲害道。謂異端非佛老。而季繹爲異乎此理。象山顛倒謬亂。不堪點檢甚矣。

按霍渭厓象山學辯有曰。陸子之學。似是而非。其強辯浮辭。足以亂正而惑俗。又曰。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。而陰食其實。又借孟子口涎之似。以誇張之者也。又曰。陸子者。矜倖自高。喜人已諛。不喜人已規。長舌利口。文飾格言。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。老佛儒三者。混而一之者也。愚按此言。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。未有不疑其冤者。惟閱此編一遍。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。陸子贈僧允懷說云。懷上人學佛者也。尊其法教。崇其門庭。建藏之役。精誠勤苦。經營未幾。駸駸向乎有成。何其能

哉。使家之子弟。國之士大夫。舉能如此。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。豈不美乎。象山文集

按姦僧誑誘愚俗。罔奪民財。以尊夷狄之法教。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。此明王之所禁。而聖賢之所必斥也。象山乃亟加褒譽。美其經營。嘉其勤苦。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。顛倒錯亂。尚孰有甚於此。

陸子與顏子堅書云。向在八石時。常納區區之忠。既而子堅遂變儒服。端以爲迂拙之言。必蒙見棄。屬者屢蒙見過。每于鄙言謂有所啟。追念疇昔。爲之慨然。乃知高明終當

遠到。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。更願加察。道非口舌所能辯。子細向脚跟下點檢。豈能自謾。象山文集

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。顏子堅已去髮胡服。蓋子堅變儒服爲僧矣。夫門人致變服爲僧。象山乃不知斥責。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。猶曰高明終當遠到。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辯。嗚呼。髡首而胡服矣。不知所到者尚何道耶。淪胥爲夷不自覺也。悲夫。

朱子答顏子堅書云。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。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。僕之愚。於此未喻。聖人教人博文約禮

學問思辯而力行之。不可誣也。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。而不專於簡編則可。若曰不在簡編。而惟統宗會元之求。則是妄意躐等。以陷於邪說。詖行之流矣。又聞不念身體。髮膚之重。天敘天秩之隆。方將毀冠裂冕。以從夷狄之教。則又深爲惘然。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。而使吾子至於此耶。聞已得祠曹牒。髡削有期。急作此附遞奉報。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。更與子靜謀之。朱子文集

按顏子堅棄儒爲僧。象山未聞諫止。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。因統宗會元之爲祟。遂至毀冠裂冕。

釋累出家以求之。其喪心良可悲痛。

因坐中有江西士人。問爲學。朱子曰。公門都被陸子靜誤。教莫要讀書。誤公一生。使公到今已老。此心悵悵然如村愚。拍盲無知之人。撞牆撞壁。無所知識。使得這心飛揚跳擲。渺渺茫茫。都無所主。若涉大水。浩無津涯。少間便會失心去。何故下此一等。只會失心。別無合殺也。傅子淵便是如此。子淵後以喪心死。豈有學聖人之道。臨了却反有失心者。是甚道理。吁。誤人誤人。可悲可痛。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。至今猶不覺悟。朱子語類

按象山語錄云。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。惟傅子淵。先生臨終前數日。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。歎曰。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。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。先生屈指數之。以傅子淵居首。鄧文範次之。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。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。子淵人品甚高。非餘子比也。愚按子淵爲高第首稱。而乃至於失心。陸學可知矣。

文公說。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。高談大論。畧無忌憚。忽一日自以爲悟道。明日與人飲酒。如法罵人。某謂賈誼云。秦二世今日卽位。明日射人。今江西學者。乃今日

知下有所字

悟道。而明日罵人。不知悟者果何道也。

朱子語類

江西學者。卽傅子淵。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。朋友自仙里來者。皆云蒙子淵啟發。無不推服。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。殆不可考。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。不可以訓。要之瑕瑜功罪。各不相掩。按此言。則子淵果有醕酒顛狂之實。而朱子斥之非過矣。顏子堅髡剃效僧徒。子淵詩偈類釋子。其邪趨一矣。嗚呼。以狂邪失德之人。而推爲高第首稱焉。謂啟發無不推服焉。惟取其頓悟。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。象山顛倒至此。奈

何近世咸爲所蔽。無人識得他破也。惜哉。

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。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。其上更無意義。又不得別思義理。將此心都禁遏定。久久忽自有明快處。方謂之得。此之謂失其本心。故下稍忿慾紛起。恣意猖獗。朱子語類

朱子答汪長孺書云。所喻殊不可曉。既云識得入病。遂見天理流行。昭著無絲毫之隔。不知如何未及旋踵。便有氣盈矜暴之失。復生大疑。鬱結數日。首尾全不相應。似是意氣全未安帖。用心過當。致得如此。全似江西氣象。其徒有

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。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。今乃復見此。蓋不約而同也。

朱子答汪叔耕書云。所談儒佛同異。未得其要。至論求乎儒者之學。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。又有忘心忘形。非寐非寤。虛白清鏡。火珠靜月。每現輒變之說。大不可曉。如此不已。將有狂易喪心之病。竊爲吾子憂之。朱子文集

按陸學聽其言。自謂聖學明心。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。學者豈可爲所欺誤。伊洛淵源錄。胡文定公曰。自孟子沒。聖學不傳。則有西方之傑。窺見間隙。遂入中國。舉世

傾動。靡然從之。于是人皆失其本心。莫知所止。而天理滅矣。按佛學失心之禍。從來如此。

朱子答胡季隨書云。詹元善書。說與子靜相見甚款。以身驗之。乃知伊洛拈出敬字。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。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。不須妄意思。頓悟懸絕處。徒使人顛狂粗率。而于日用常行之處。反不得其所安也。

朱子答高應朝書云。所示講義。發明深切。遠方學者。得所未聞。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。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。若一向只如此說。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。

工夫。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。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。日逐荒忙。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。久之茫然無實可據。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。互相恐嚇而已。並朱子文集

高應朝象山門人。荒忙以下數語。切中陸學之病。此顛狂之漸也。荒忙躁率之甚。則至于顛狂矣。

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。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。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。

朱子曰。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。使人都恁地快活。便會使人都恁地發顛發狂。某也會恁地說。使人便快活。只是

朝鮮本有作無

不敢怕壞了人。他之說。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。方下來做工夫。却是上達而下學。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。然他才見了。便發顛狂。豈肯下來做。又曰。他只說恁地了。便是聖賢。然有這般顛狂底聖賢。朱子語類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。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。何耶。朱子言之備矣。蓋其始之求之也。用心過當。荒忙躁率。欲速助長。使得這心跳躑飛揚。其終之得之也。乍見一物。光輝變現。影象恍惚。怪異奇特。令人驚駭。全身流汗。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。

朝鮮本有下
有言字

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。不知使得否。倚靠得否。朱子曰。某也曾見叢林中有頓悟者。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。如陸子靜門人。初見他時。常云有所悟。後來所爲。却更顛倒錯亂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。乃是當時畧有所見。果是淨潔快活。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。何嘗倚靠得。

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。到得做處。却一向任私意做去。全不睹是。人同之則喜。異之則怒。並朱子語類

接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。今觀所云顛倒錯亂。全不睹是考之。象山言行。鑒鑒可徵。是非朱子誤疑象山。乃

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。

朱子曰。子靜之學。看他千般萬般病。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。把許多麤惡底氣。都做心之妙理。合當恁地。自然做將去。只道這是胸中流出。自然天理。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。一齊滾將去。道害事不害事。朱子語類

朱子答吳伯豐書云。異端之學。以性自私。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。而率意妄行。便謂無非至理。此尤害事。近世儒者。亦有近似之者。故所見愈高。則所發愈暴。朱子文集不察氣稟偏雜。而率意妄行。所以至於顛倒錯亂。

朱子曰。陸子靜之學。只管說一箇心。若識得一箇心了。萬法流出。更都無許多事。他却是實見得恁地。所以不怕天不怕地。一向胡叫胡喊。他學者亦然。實是卒動他不得。一齊恁地。無大無小。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。

金溪之徒。不事講學。只將箇心來。作弄胡撞亂撞。並朱子語類陸學胡叫胡喊。胡撞亂撞。安得不至顛倒錯亂。

朱子曰。近世有人。爲學專務說空說妙。不肯就實。却說是悟。此是不知學。學問無此法。才說一悟字。便不可窮詰。不可研究。不可與論是非。一味說入虛談。最爲惑人。然亦但

能謾得無學底人。若是有實學底人。如何被他謾。才說悟。便不是學問。奉勸諸公。且仔細讀書。

失作無朝
本全
朝鮮本宜下
有乎字

近世人大被人謾。可笑。見人胡亂一言一動。便被降下了。只緣自失工夫。所以如此。便又有不讀書之說。可以誘人。宜陷溺者多。並朱子語類

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。只緣蔽障爲害。今此編三節。旣辯。陸學自此謾人。恐難矣。

朱子曰。陳君舉書。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。以爲相與詰難。竟無深益。蓋刻畫太精。頗傷易簡。矜持已甚。反涉客

驕。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。若孟子之闢楊墨。也只得恁地闢他。說刻畫太精。便只是。某不合說得大分曉。不似他只恁地含糊。

君舉只道。某不合與說。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。不是是便是非。直截兩邊去。如何恁地含糊鶻突。某鄉來與說許多。豈是要眼前好看。青天白日在這裏。而今人雖不見信。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。也須回轉得幾人。並朱子語類

孟子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朱子曰。鄉來與說許多。豈是要眼前好看。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。

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。陳君舉得書。殊不可曉。似都不曾見得實理。只是要得博雜。欲包羅和會衆說。不令相傷。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。自有合不得處也。愚接近世一種議論。多要包羅和會朱陸。不令相傷。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。自有合不得處也。君舉。永嘉陳止齋傳良也。

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。謂學者曰。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。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。問學不本於德性。其弊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。趙東山贊陸子像曰。儒者曰

其學似禪。佛者曰我法無是。超然獨契本心。以俟聖人

百世。師山鄭氏曰。

名玉。歙人。說見道一編。

朱陸二先生。同是堯舜。

同非桀紂。同尊孔孟。同排釋老。同以天理爲公。同以人欲爲私。大本達道。無有不同者。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赤幟。使三子早見愚此編。當痛悔其大被人謾。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。不可勝贖矣。

按鄭師山之言。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。不觀程子有云乎。楊墨亦同是堯舜。同非桀紂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。同。然而不同。近世學者。奈何識不及此。朱子嘗謂秦

不同作不合

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。由今觀之。近世論朱陸者。真說夢也。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。爲前人所夢魘不悟。而又以夢魘後人也。奈何近日學者。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。以爲著龜也。嗚呼。悲夫。此夢何時而覺。

或曰。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。宋史皆稱其賢。著于列傳。然則陸學可盡非邪。曰。四子學雖偏。而質則美者也。質美者忠信篤厚。天資近道也。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。而爲人簡淡誠慤。自可愛敬。潘子善又謂禪家行得好。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。非禪之

力也。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。雖皆溺禪。而不害其爲賢。故楊敬仲輩雖禪。而宋史稱之。蓋瑕瑜不相掩也。或曰。袁楊舒沈四子著于宋史。而象山不推居高弟。傳子淵鄧文範諸人。象山亟稱。而宋史不以入列傳。何也。曰。子淵諸人之禪。高於袁楊舒沈。袁楊舒沈之賢行。超于子淵諸人。象山取其禪。而宋史論其行。是以所稱不同。曰。然則取舍之際。宋史當爲優耶。曰。固然也。象山不取賢。而取子淵輩之狂妄。顛倒錯亂。何足憑。

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終

